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1 年第 20 期 · 总第 788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内容

“交通灯”组合开启正式组阁谈判

为何德国财政部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交通灯”组合希望将德国法定投票年龄降至 16 周岁

党主席默尔腾不再寻求连任，德国选择党走向极端化

绿党主席贝尔伯克：自民党并非此次探索性组阁谈判的赢家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1 年 10 月 10 日～2021 年 10 月 25 日）

1 “交通灯”组合开启正式组阁谈判

2021年10月15日，在社会民主党与绿党和民主党就“交通灯”联合执政（三党的代表色与交通红绿灯颜色相同，故有此名）正式展开谈判达成一致后，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距离接替默克尔成为德国新一任总理更近了一步。在九月份大选后不久，“造王者”绿党和自民党分别与社民党和联盟党举行了非正式会谈，两党最终选择与社民党进行探索性组阁谈判。

在周五于柏林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朔尔茨对三方为期八天的探索性谈判结果表示满意。三党在发布会上共同指出，“德国需要一个新的开始”，并发布了一份长达12页的试探性会谈的结果文件，这也是三党正式组阁谈判的基础性文件。总体而言，这份共识文件满足了三党竞选纲领中的主要诉求，因而对于三党而言是皆大欢喜的结果。

该文件囊括了社民党重要的选举承诺，如承诺将德国的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2欧元；排除未来削减养老金和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可能性；并强调下届政府将每年建造40万套新住房，其中10万套为社会福利性住房。

共识性文件还满足了绿党的基本诉求，主要包括：新政府必须“大幅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并在2030年前退出所有燃煤发电，这比目前的计划提前8年；所有新建商业建筑都必须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德国总领土面积的2%都将用于风力发电。

自党一直坚持认为债务刹车和增税（或引入财产税）是不可触及的红线问题，在此次共识文件中，这也成功得到了其他两个左翼政党的巨大让步和妥协。此外，在自民党的强烈要求下，绿党还放弃了高速公路限速的诉求。

同时，三党在“现代化”问题上形成了若干共识，包括加速行政程序，对官僚机构进行彻底改革，将基础设施计划的审批时间减半；加速数字化进程并努力创建一个“数字化国家”；放宽移民法，使移民能够更快获得居留身份；增加研发支出，以及将法定投票年龄降至16岁等政治承诺。自民党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使我们的社会、经济和国家走向现代化……我们不能让这个机会从身边溜走。”

然而，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三党宣称在未来几年内在不触及“债务刹车”的情况下，“大幅增加”私人 and 公共投资，那么新政府将如何为雄心勃勃的绿色目标和数字化转型筹集资金呢？对于这个问题，三党目前都未给出确切的答案。因此，这份共识文件也遭到了其他政党的抨击，联盟党主要政要批评这份共识文件是不现实的。基民盟议会党团负责人拉尔夫·布林克豪斯（Ralph Brinkhaus）称这份文件“在太多领域都含糊不清”，而基民盟秘书长保罗·泽米亚克（Paul Ziemiak）则认为，这是一份“带有许多问号的彩色愿望清单”。左翼党议员海迪·雷因内克（Heidi Reichinnek）也指出在三党的初步共识中，自民党得到了太多的好处，几乎是一一满足了其所有政治诉求。

2 为何德国财政部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事关组阁谈判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绿党和自民党之间的权力平衡，这取决于谁最终能得到掌管德国“钱袋子”财政部的机会。三党表示，组阁谈判将至少持续到十一月底，而如何分配部长职位的问题只有在最后时刻才会揭晓答案。目前，绿党主席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和自民党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纳都表示了对财政部长

的兴趣，二者对这一关键职位的争夺并不奇怪。因为财政部长的归属不仅将决定德国下届政府经济政策的走向，而且会对未来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产生巨大影响。

财政部长的**重要性**

“这是除了总理之外最有影响力的角色，”特里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乌维·朱恩（Uwe Jun）指出，这是因为德国财政部长负责提交预算，而“政策制定与财政资源息息相关”。过去两任财政部长——来自基民盟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和社民党的奥拉夫·朔尔茨——都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即使最终由联邦议会决定是否通过预算，初步规划也是由财政部牵头完成的。

来自社民党的汉斯·艾歇尔（Hans Eichel）曾在1999年至2005年期间担任德国财政部长。他认为财政部长的位置赋予了他巨大的权力，但他同时说道，政府若想成功运转，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比强势的部长们更加重要。

尽管财政部长有权在财政问题上否决内阁中的所有其他部长。然而，艾歇尔认为，这种否决权实际上是一把“钝剑”，因为它可以被简单多数的投票推翻。因此，如果财政部长没有通过行使否决权如偿所愿，那么他的权力和声望反而会削弱。朱恩教授也认为，财政部长需要建立互信，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与其他部长形成对立。

财政部长也同样在国际领域具有巨大影响力。艾歇尔称财政部是“真正的欧洲部”。他说：“在布鲁塞尔，欧盟经济财政理事会（ECOFIN）拥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此外，财政部长还会代表德国参加欧元集团会议以及G20峰会。事实也证明如此，德国前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始终坚持遵守《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希腊等南欧债务国家坚守紧缩政策；而朔尔茨则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在欧盟决策中体现出巨大的影响力，当新冠疫情威胁到欧元区的存续时，朔尔茨果断地推动了与法国的合作，为“下一代欧盟”计划的落地奠定了基础。

政府经验**胜过**金融专业知识

过去的五位德国财政部长在被任命前都曾担任过政府要职，其中有四位曾任州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此前曾担任联邦内政部长。汉斯·艾歇尔指出，部长本人没有必要一定是经济金融方面的专家，因为“专业的专家团队都在部门里”，部长的作用是引导他们做出最优的决定。

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和罗伯特·哈贝克都没有经济学背景。林德纳没有足够的政府从政经验，但哈贝克有州一级的政府经验——他曾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担任副州长并领导环境部长达六年之久。

朱恩教授认为，对于财政部长来说，“内部的政府经验”有助于了解政府部门的协调工作，因为财政部必须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大量的协调工作。就林德纳而言，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政府经验“相当单薄”。

在新冠疫情危机和洪灾危机中，朔尔茨在财政事务上的良好表现成为了他在大选中加分项。朱恩教授指出，“朔尔茨受益于联邦预算状况非常理想”，但在未来德国的预算状况有可能会迅速恶化，届时财政部长将不得不做出削减开支的决定，这可能会让朔尔茨的政治声誉受到影响。

但朱恩教授预计组阁谈判不会因为财政部长的归属而分崩离析。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都曾向民众表示新的联合政府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开始，它们信任彼此并表达出高度的执政意愿。朱恩补充道，如果三党目前在部长职位分配上的问题上谈崩，那么“所有相关政党都会丢掉面子”。

林德纳将成为财政部长？

自民党和绿党都希望获得领导财政部的机会。事实上，在竞选过程中，林德纳不止一次地提出财政部长的职位是自民党加入联合政府的政治要价。朱恩教授表示，对自民党来说，财政部长的位置至关重要，因为金融和经济政策是该党的核心。

绿党担心如果林德纳成为财政部长后，德国还是否能够顺利实现气候保护目标。在某些方面，自民党和绿党是相似的。它们都深受年轻选民的青睐，都希望对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立场更加强硬。两者都致力于加快德国基础设施现代化和数字化进程。然而在更多领域，双方的分歧依然存在。自民党主张低税、反对借债，提倡用基于市场手段（私人投资和碳定价）解决气候危机。相比之下，绿党把气候问题放在首位——为此，他们主张解除德国的“债务刹车”，依靠国家监管和政府直接大规模投资来解决气候问题。在这些政策领域中，绿党（以及社民党）与自民党之间的分歧最大，因此谁能坐上财政部长的交椅意义重大。

腓特烈·瑙曼基金会智库主席卡尔-海因茨·帕克（Karl-Heinz Paqué）指出，当自民党在 1969 年至 1982 年与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时，他们就将自己的角色定义为政府的财政监督者，对政府债务和通货膨胀率保持警惕一直以来都深深刻在德国自民党的基因里。林德纳需要向本党选民证明自民党有能力在两个左翼的执政伙伴中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林德纳成为新一任财政部长对于欧盟而言是有风险的。林德纳在四年前就曾呼吁将希腊暂时踢出欧元区。此外，自民党的议员们也曾多次表示，德国和欧洲都应该尽快回到新冠疫情危机前的债务限制规则。对德国来说，这也许是可以做到的。但对于欧洲一些国家而言，任何减债方案都将是毁灭性的。欧元区 60% 的公民生活在负债率超过 100% 的国家，意大利的负债率甚至高达 150%。在这种情况下，强迫欧元区国家将负债率恢复到马斯特里赫特时代的标准将是一场灾难。这不仅会阻碍欧洲绿色新政的进程，更会激发民粹主义的回潮。

3 “交通灯”组合希望将德国法定投票年龄降至 16 周岁

2021 年 10 月 15 日，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民党开启正式组阁谈判。尽管对于未来的执政方向依然存在很多分歧，但“交通红绿灯”联盟在一个看似激进的问题上达成了初步一致性立场——将德国大选和欧洲议会选举的法定投票年龄从 18 周岁降至 16 周岁，从而让新世代年轻人在未来对国家治理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如果这项措施最终落地，德国将加入奥地利、马耳他等国家的行列，成为欧洲为数不多的低于 18 周岁的年轻人也将拥有大选投票权的国家。在德国 16 个联邦州中，有 11 个州（包括不来梅和汉堡这两个城市州）已经降低了地方选举的投票年龄。年轻人在这些地方州议会进行选举投票的试验也取得了初步成功，这也有助于未来联合政府将这种成功的经验复刻到联邦层面。

由瑞典环保女孩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领导的“星期五为未来运动”有助于提高年轻人的政治意识。不仅如此，新冠疫情的蔓延及其所导致的社会、教育和经济次生后果，也动摇年轻选民的情绪，德国不少年轻人对于政府对气候变化和数字化进程等紧迫问题的不作为大失所望。根据环保非政府组织 Nabu 的民调，59%的 65 岁以上的选民表示，他们在投票时不会考虑年轻选民所重视的气候保护议题。年轻选民认为自己被建制派政治“抛弃”，不再相信由“老年白人”主导的政治格局能够为他们带来光明的未来。绿党和自民党则趁机捕捉到了他们的政治偏好。

在大选前一周，有超过 20 万德国年轻人参加了一场模拟选举，21%的参与者投票给绿党，这意味着一旦法定投票年龄降低，该党获得的票数可能大大超过其在大选中所实际获得的 15%得票率。

尽管降低法定投票年龄已经被写入到德国三党联合执政共识的成果文件中，但它仍然面临一系列障碍。由于法定投票年龄写入了德国宪法，因此任何改变投票年龄的尝试都需要对宪法进行修改。为此三党需要在议会中得到四分之三票数的支持，这意味着必须要获得其他政党的支持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而仅仅依靠左翼党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和中右翼的联盟党一直以来都不支持降低选票年龄。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五月，当绿党和自民党就这一问题提出修改法律的动议时，社民党为了不与执政伙伴产生裂痕也跟随联盟党投了反对票。

基民盟议会党团的副主席托斯滕·弗雷（Thorsten Frei）在上周表示，他对于降低法定投票年龄“非常怀疑”，不认为党内保守派议会支持这一举措。他指出：“毫无疑问，许多年轻人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愿，但权利和义务必须要保持一致，问题在于，（18 周岁以下的年轻人）一方面能够参与到决定国家未来的政治决策之中，但另一方面，他们还处于未经父母许可就不能签署手机合同或在电影院观看某些电影的年纪，这真的合适吗？我对此表示疑虑。”然而，在民调支持率不断走低的情况下，联盟党也可能被迫改变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关于投票年龄的问题就曾在学生抗议运动中有过激烈的辩论，兵役制度在当时的辩论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很多人指出，如果需要年轻人保卫自己的国家，就不能剥夺他们的投票权。这些讨论为 70 年代初投票年龄的法律改革铺平了道路，当时法定投票年龄从 21 岁降至 18 岁。

因此，不少政治分析家和观察家们也相信，即使这项举措最终无法实现，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法定选举年龄的变革只是时间问题。帕绍大学政治学家迈克尔·韦格（Michael Weigl）指出，“许多年轻人认为政治并非以他们的利益为导向。当然，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政治必须要有所改变。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法定投票年龄将达到 16 岁”。

4 党主席默尔腾不再寻求连任，德国选择党走向极端化

2021 年 10 月 11 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双主席之一约尔格·默尔腾（Jörg Meuthen）宣布，他不会在 12 月在威斯巴登举行的选择党大会上寻求竞选连任。默尔腾的这一表态也标志着选择党的温和派在与激进派的党内竞争中败下阵来。

这位 60 岁的党主席在发给他的党员的一份声明中解释道，在经历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挑战”之后，他决定不再竞选该党的主席职位，他希望党内成员能够“做出谨慎的选择，选出明智的新成员”。默尔腾继任者的候选人尚未公布，可能包括选择党联

邦议院党团主席艾丽斯·魏德尔 (Alice Weidel)、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党领导人吕迪格·卢卡森 (Rüdiger Lucassen) 和联邦议院议员彼得·博林格 (Peter Boehringer) 等人。

默尔腾来自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曾是一名经济学教授，在 2015 年选择党转向反移民策略后中加入了该党。他同时也是欧洲议会议员，作为党内中间派和温和派力量的代表人物，他曾在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前寻求推举立场更加温和的总理候选人，这与选择党“激进派”的利益相冲突，魏德尔和蒂诺·克鲁帕拉 (Tino Chrupalla) 得到了该党位于德国东部极右翼“激进派”的广泛支持，并成功成为选择党在此次大选的候选人，这也意味着激进派在大选前占据了绝对上风。

默尔腾与该党两位大选候选人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因为他们的政治策略和目标存在根本性分歧。在德国大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魏德尔和默尔腾甚至公开就该党的未来路线产生了争执。默尔腾认为，此次选举的失利意味着选择党应该将目标瞄向吸引更多的中间选民，并应重新考虑选择党关于脱欧的主张是否明智。魏德尔则对于选择党的大选成绩表示满意，并指责媒体对于选择党的固有偏见和竞争对手的不公平竞选活动。

党内斗争一直都是选择党自建党以来挥之不去的“标签”，尤其是 2015 年选择党的反移民转向后，该党的极右翼力量迅速得到加强，党内提倡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该党在图林根州的领导人比约恩·霍克 (Björn Höcke)。默尔腾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清除党内的“极端分子”，并在 2020 年将党内极右翼分支“翼”中最著名的成员之一安德烈亚斯·卡尔比茨 (Andreas Kalbitz) 驱逐出党。但默尔腾希望在霍克身上故技重施时遇到了阻碍，原因在于霍克受到了党内重要领导人魏德尔、克鲁帕拉以及前主席亚历山大·高兰 (Alexander Gauland) 的力保，高兰曾将霍克视为“选择党的中心”，认为他对于维系极右翼选民而言至关重要。

在 2021 年大选中，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的所有州都巩固了自己的优势，并在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取得了历史最好的选举成绩，得票率均排在第一位。但选择党在德国西部的得票率仅为 8% 左右，党内激进派人士认为，这样的选举结果恰恰证明默尔腾的温和派路线失败了，选择党在竞选过程中采用了他所呼吁的更温和的风格，但这并没有为选择党带来更多的“中间派”选民。

默尔腾党内失败的命运与贝恩德·卢克 (Bernd Lucke) 和弗劳克·佩特里 (Frauke Petry) 等前选择党领导人如出一辙，他们都因为反对该党更极端的派别而被开除出党的领导层，并最终完全脱党。一直以来，德国主流政党的政治红线是在联邦和州层面不与选择党联合执政，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选择党温和派的不断萎靡以及激进派的持续走强，因为当温和派人士的诉求迟迟得不到满足时，他们自然会选择离开政党自立门户，这使得选择党在激进化的路上越走越远。

5 绿党主席贝尔伯克：自民党并非此次探索性组阁谈判的赢家

在三党就开启正式组阁谈判达成一致后，绿党主席安娜莱娜·贝尔伯克 (Annalena Baerbock) 接受了《明镜》周刊的专访，就德国气候政策的进展、三党组阁谈判的挑战以及外交政策等问题进行解答。以下为《明镜》周刊对于贝尔伯克专访内容的节选。

《明镜》：贝尔伯克女士，德国绿党联邦委员会刚刚以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与社民党和自民党正式开启联合组阁谈判的决议。然而，党内对于这份共识成果文件依然还有很多失望的声音，比如欠缺有效对抗贫困的措施以及数百亿欧元的气候保护投资计划。

对您来说，从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的压力有多大？

贝尔伯克：德国若想实现气候中立，必然需要大量的投资——而我们将会实现这个目标，在这一点上三党已经达成了共识。我们还同意提高儿童的福利，从而使儿童摆脱贫困——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在党代会上，我们得到了很多绿党成员对于开启“新的开始”的支持。然而，这只是一份探索性谈判的共识文件，只能提供一些指导性方针，这也是我们现在要进一步推敲具体细节的原因。

《明镜》：绿党议员 Cansin Köktürk 指出这次探索性谈判的赢家是自民党，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贝尔伯克：不。谈判永远是互相让步的过程。民众把选票投给绿党是为了让我们开启一个真正的“新的开始”。这意味着，当涉及到有关未来的重大问题时，我们不能躲在公式化的妥协背后。简单地寻求三党共识的“最小公分母”并不会带来真正的进步。所有三党都表现出了做出决策的勇气，我们一起制定了一条走向数字化、国家现代化和气候中立的道路。

《明镜》：这个“新的开始”需要资金投入。但从目前的三党协议看，已经排除了增税这个选项。您目前正在寻找在避免违反债务刹车法的前提下为这个计划提供资金的方法。对此，您有怎样的解决方案？

贝尔伯克：公平地说，我们希望对富有者增税，同时为中低收入者减税，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自民党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我们也需要对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为此，我们将利用好当前“债务刹车”下的回旋空间，像每个成功的企业那样进行借贷。

《明镜》：共识文件并未涉及很多关于外交政策的内容，而这也是您最喜欢的话题之一，您希望德国未来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怎样的变化？

贝尔伯克：德国需要重新确立一种积极的欧洲外交政策。长期以来，德国政府对法国马克龙总统提出的改革倡议没有任何回应。现在是新一届德国政府为法德合作和欧洲注入新动力的时候了。我们需要一个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这一点在这份探索性共识文件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明镜》：共识文件中有这样一句话，“德国的能源政策项目应适用于欧洲能源法”，这是否意味着您不希望使用北溪二号管道？

贝尔伯克：这意味着这个能源项目（北溪二号）也应符合欧洲的法律规定，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无权同时拥有并运营这条管道。这也是我一直认为北溪二号项目与欧洲利益背道而驰的原因之一。

《明镜》：您为什么会放弃对于高速公路限速的诉求？

贝尔伯克：高速公路的限速对于交通安全的意义重大，而对于气候变化的贡献而言就没有那么大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能实现我们的诉求。对于交通领域的气候保护而言，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内燃机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举措，（这个时代）现在已经到来。

《明镜》：绿党党内的左翼派目前主要致力于推动社会政策的改善。对于绿党而言，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政策比环境保护更加重要？

贝尔伯克：气候保护和社会正义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的社会平等得不到保障，气候中立的国家治理方式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因此，未来德国的治理理念将是社会——生态市场经济。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1年10月11日~10月25日）

10月13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回顾了近年中德、中欧关系发展并就相关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积极评价了默克尔任内为推动中德、中欧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

- 今天是“德国护理日”。德国护理行业一直处于人员短缺状态。到2030年，德国需要护理的人数将再增加100万，达到510万人。护理人员缺口将从目前的20万人增加到50万人。德国卫生部部长施潘表示支持把该行业的最低工资从2700欧元提高到3000欧元。

10月15日 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了联邦议院选举的正式结果，社民党得票率25.7%，联盟党24.1%，绿党得票率14.8%，自民党11.5%，德国选择党10.3%，左翼党4.9%。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发表声明，宣布已达成联合组阁的初步共识。三党相信可达成一个长远且可持续的组阁协定。

10月17日 德国的柴油日均价为每升1.555欧元，创造了历史新高。秋季取暖用油的高需求与二氧化碳税推升了柴油的价格。此外，德国的汽油价也在继续攀升，逼近历史最高位，普通E10-SUPER汽油的平均价格已上涨至每升1.667欧元。

10月18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双方表示将继续加强务实合作，以明年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德中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两国总理还以视频方式共同出席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座谈会。来自中国工商银行、华为、宁德时代和德国西门子、博世、安联等中德企业负责人分别就信息通信、相互扩大开放、营造公平市场环境等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10月19日 德国发布了《国际氢能项目资金资助指南》。资助对象为在欧盟以外国家的氢生产和加工以及氢能的储存、运输和使用项目。到2024年底，德国政府资助总额将达到3.5亿欧元。

10月19日 瑞银公布了全球25个主要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的“全球房地产泡沫指数”。德国的法兰克福和慕尼黑两座城市的综合指数达到2.16和1.84，都处于过热状态。在过去一年中，德国的房地产价格则平均上涨了8%至9%。

10月21日 德国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正式启动组阁谈判，讨论联合组建新政府事宜。三党希望在11月底前完成谈判，并于12月初推选社民党总理候选人、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朔尔茨出任新总理。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21年10月25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玄理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gyj@tongji.edu.cn